每周一上午大课间，全校学生都会齐聚在我校厚德广场举办升旗仪式。仪式非常宏大，可以和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中的观潮盛况相媲美，在此就不再赘述了。在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个同学都神态庄重地凝视着五星红旗，行注目礼。每个人都发生着条件反射，乙酰胆碱刺激着我们的嘴唇和声带，让我们唱起国歌。在阳光和国旗的照耀下，我们体验着作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的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员的无尽荣耀。我们的心情就像在硫磺岛插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一样百感交集。。。。。。

下午我们会召开团会和班会，作为高三的学生，我们聚焦于习近平总书记的用典，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和中央党校的王杰教授讲的极好，让我们从“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宰相必发于州部，猛将必发于行伍”这样的金玉良言中体会他治理国家的信念。我们也从中获得了爱国爱民爱党的精神动力。

爱眼社，是华师一最近创办的社团，社长就是我们班的一位爱护视力的同学。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也算是得到了他的提携，就像当年朱可夫得到布琼尼元帅的提携一样。有人说，爱眼就是不刷题，这是逻辑不明；有人说，爱眼就是爱闹眼子，就像百眼巨人一样，这是偷换概念；还有人说我们的动机是相当百年战争中的贞德，这人本身就动机不纯，是贼喊捉贼。事实上，做过语文金考卷特快专递考纲信息卷的第三套的同学们都知道，我国的近视率今年是节节高，高中近视率高达90％，在全球排第二（第一名是南朝鲜，也就是所谓的大韩民国）。显然我国的反近视斗争形势严峻，甚于1932年反围剿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危机局面。我们的爱眼社就这样应运而生，带领我们爱护眼睛。

我们的工作挺复杂，我的工作也挺复杂，简单来说，如果把爱眼社比作达拉姆，我的工作就大概就等同于凯拉克斯。他负责折跃部队，我负责运输物品；他负责修理建筑，我负责构建平台；他负责保养钥石，我负责管控资金；他在解放艾尔的战役中身先士卒，我在保卫视力的前线上一往无前。就是这样。

生物实验室是一个精妙的地方。对热爱生命的人来说，这里是教堂；对亵渎生命的人来说这里是法庭。我校建有大量生物实验室，虽然只有竞赛班和高一学生使用，但生物标本室至少算得上是歌利亚的一条腿（当然，不向虚空辉光舰的水晶一样充盈着仇恨）。这里，死去的鹧鸪还在歌唱，牺牲的守宫还在躲避，不禄的山猫还在潜伏。虽然早已为生物研究而死，这些标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着。我们的任务则是保养他们，如果有灰尘，就坚决将其抹去，连半根青霉的菌丝也不放过，就像罗恩韦斯莱曾经擦洗奖牌的情形一样。这样的义务劳动总是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譬如我的一位同学曾说，标本曾让他思考生命的意义。如此说来，我们的任务不仅是物质上的操劳，还有精神层面的反思！

西方绘画鉴赏

说起西方绘画，许多人都会想到蒙娜丽莎、印象派和毕加索。然而这门课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这样。我们先来到高卢的某处山洞，看见了吗，这儿有一只褐石画出的牛。

再来到加洛林时代，虽然这个时期发生了加洛林文艺复兴，但你会发现人们只会画二维画，因此，连查理大帝阪依基督教的神圣场面也被画成了贵州山区的集市。事实上直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才得到大规模应用。从这堂课中我们不仅了解了艺术的知识，还知道了许多不为众人知的秘密。比如，伦勃朗的《夜巡》，画的并不是夜晚，而是颜料氧化发黑的缘故；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窗户所谓的末日密码是胡扯：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的图欺骗了世界人民；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描述的是二月革命而非法国大革命，画面左下角有一个被扒拉裤子的尸体。。。。。。事实上了解这些，并不会让我们动摇了文化自信，相反，我们对它的深刻认识让我们 意识到，西方的艺术和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是纸糊的老虎吓不倒人，中国的东方派艺术才是世界的真善美。